



2012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12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/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

(2012 年选系列丛书)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248—0

I. 2… II. 中… III.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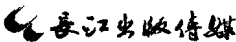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2836 号

责任编辑: 刘舒谊 方 莹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立志文化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23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00 千字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、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；
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和陈永林同志负责；
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目 录 / MULU

山那边的事	韩少功	001
代价	阿 成	013
七天	铁 凝	021
意外伤害	袁山山	037
短信飞吧	范小青	049
后事	刘庆邦	060
瞎活	张笑天	070
他们的指甲	迟子建	081
唱晚亭	(满族)叶广芩	096
离婚	胡学文	117
杀瓜	董立勃	129
渡过等待	储福金	141
5 路车站(外一篇)	艾克拜尔·米吉提	153
发光的小红	阿 乙	159
俄罗斯陆军腰带	马晓丽	174

北去的河	邵 丽	191
洗阿芳的事	鲍 十	197
灵魂课	朱山坡	213
绿皮车	南 翔	228
归来	王祥夫	238
郎情妾意	朱 辉	249
1937 年的留声机	盛可以	264
七十岁出门远行	(回族)李进祥	278
表弟	黄泳梅	286
凶器	陈昌平	299
姓甚名谁	汪文勤	310
寡妇的舞步	须一瓜	326
皇后大道	吴 君	338
荒山菊	章 泥	350

山那边的事

韩少功

上访户

四海在镇上开过赌场，贩过假酒和假药，用乡亲们的话来说，是“半个身子已进牢门”的货。但他每次事发以后，不知为何都能哼着小调回村，可见他手眼通天，脚路很宽，不是一般的角色。

有一次，他与同伙去北京赌，输光了皮帽子和花领带，连回家的车票钱也没有，情急之下给县政府打一电话，称自己冤情太深，没办法，怎么也想不通，得去天安门讨个说法。这一电话吓得县政府赶快派人急飞北京，找到他，稳住他，拉入宾馆吃住，说天安门有什么好看的，不如去八达岭吧。这样，长城一日免费游之后，他接过干部塞来的车票，又免费坐车回了家。这一路，算是官家“维护稳定”有惊无险，但省下了车费的四爷并不领情。他哼了一声，说看在乔县长的面子上，算了，以后再说。

似乎以后他去日本或美国再赌，就不会这样便宜乔县长了，一个八达岭景区和几个盒饭是糊弄不了他的。

学校里欲建一幢教学楼，是国家财政工程，由县里大牌施工单位承建。四海来到现场，背着手这里看看那里瞧瞧，一种检查工作的模样，然后找到经理，喷出一圈烟，说有饭得大家吃，要分点业务干干。对方不认识他，见他人瘦毛长，鸦片鬼模样，一直不拿正眼看人，领口处积有黑黑的油泥，没怎么理他。

他冲着对方的背影大吼：“给你脸，你不要脸呵？你去周围打听打听，你四爷是讨饭的么？”

这一天，工地上的一辆小推车不翼而飞。水管没水了，胶皮管不知被谁割去一截。推土机也开不动了，油箱里不知何时被人抽吸一空。好不容易，机手再买来一桶油，重新发动了机器，但轰轰轰的还未开进工地，发现三个陌生汉子坐在那里玩扑克，一根草绳挡住道口，对机器声充耳

不闻。

机手上前递烟，“有话好好说。我们是包工的，耽误不起。”

“我们本地人要饿死了，那又怎么办呢？”汉子中有人冷笑一声。

机手找来经理。经理再次见到鸦片鬼，知道对方绝非善鸟，便掏出手机找乡政府。不料接电话的都不沾包，这个说要接老婆，那个说要看牙医，还有的要去检查森林防火，一个个比老鼠还溜得快。只有一个新来的小王不知深浅，让四海接电话，令他赶快走人，否则以车匪路霸论处。不过，这小王犯下一低级错误。他本是想教训对方不要学坏，但嘴上一急，溜出一个比方：“人家得了癌症，你也要跟着得癌症么？”事后他才知道，四海的母亲前不久正好是死于癌症。

上天有眼，给了四爷一个大好战机。他顿时怒发冲冠，跳脚骂娘，顺手操一把柴刀，带着一伙人打上门去，一路走一路还打电话四处叫人，其孝子声威咄咄逼人，其人间正气浩浩荡荡——胆敢咒我老母，不想活了么？老子就要割你舌头！拍死你这个绝代根！

一伙人冲到乡政府，高声大气，捶门打户，到处搜捕歹人。“姓王的，出来！”“出来！”“出来！”……一位乡干部请他们坐，结果是椅子被踢翻。另一位乡干部请他们喝茶，结果是茶水泼在对方身上。乡政府的牌子也被摘下，被他们一通狂踩，又给挂到附近一个猪栏房去了。闹到最后，四爷不但要灭了绝代根，而且强烈要求政府赔偿损失，报销他家的医疗费和丧葬费。

“赔！”

“赔钱！”

“赔五万再说！”……

起哄者七嘴八舌，其声浪差点把乡政府的屋顶挤爆。

贺乡长倒是沉得住气。他当时正在农电站查账，听到一个又一个电话告急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怕什么怕？胯里都没夹卵子么？刚出牌就打什么大鬼？”

这后一句的意思是，他这张大牌得等一等再出手，最后才出手抠底，眼下不用急。

直到傍晚，四海带来的一伙人有点乏了，加上有的要去喂猪，有的要去下网，还有的惦记着某张牌桌，已走得七零八落，贺乡长才出现在乡政府门前，把闹事者的面孔一一细看。在他到来之际，一辆小推车，一条胶皮管，还有满壶柴油，也被他派出的几个人，从四海家的牛房里一举收缴

归案——包抄后路的打法应该说战果不错。

“你说他咒你老母，没有录音。我说你破坏国家建设，铁证在此。你说这事是我来办，还是交法院去办？”他冲着四海点点头。

四海有点慌了：“今天不被你整死，也要被你饿死。那我今天就死给你看，看你的血多还是我的血少！”

“你想吃我的豆腐？”贺乡长一瞪眼，“我贺麻子是吓大的吗？来，我先让你三刀，哼一声我就不姓贺。告诉你，你搞死我没关系。我的头发是上级政府一根根数过的，少一根都要找你算账。我的骨头是上级政府一根根量过的，少一寸也要拿你补齐。我家十八代出一个乡长，有面子、有成绩，够本了。我被你搞死，肯定是烈士，上报纸，上电视，追悼会一开，几百人来吊香，鞭炮把天都炸烂，父母孩子都会有政府养，不用我操半点心。你呢，搞死我以后，只有一副大手表让你戴，只有一粒花生米请你吃。你会死得连狗屎都不如。你一分钱也得不到，你兄弟姊妹还做不起人，你爹妈还要骂不孝之子。你信不信？”

四拐子没这样算过，一时语塞。手下人见形势有变，忙上前劝解，夺下柴刀，把他赶快拉走。但他临走时不想失威，又吐痰，又跺脚，口口声声要把乡政府一把火烧了，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打得不敢出门。

“好，你等着，我明天就去北京，去天安门！”他最后这一句似乎更有威胁性。

“伢子，你快去！”乡长追上去大喝：“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到处都有粪渣子，我这里粪渣子最多、最臭、最熏眼睛。你最好告到联合国。知道联合国怎么去吧？隔了一个太平洋，你游是游不过去的，筏子是撑不过去的。你最好先去拆了屋，多备点盘缠。”

四海事后是否去北京，是否去了联合国，好像没有下文。去联合国是往南还是往北，得走水路还是旱路，也被一些老人议论了许久。

倒是贺乡长余怒未消，一心清理门户，定要把那颗老鼠屎开除党籍——那位四爷还真是爷呵，十多年前居然混入党内，太不像话了吧？光凭他这一次把政府招牌挂到猪栏前，就不能不好好修理一下。

不料，干部们对这一建议多是含糊，这个说要接老婆，那个说要看牙医，还有的要去检查计划生育，还是一个个比老鼠溜得快。乡长好容易叫回他们，逼他们一个个点头，但没料到村民们那里又炸了锅。

“党员好歹是一根绳。要是这根绳都没了，那个牛魔王还能管得住？”

“你们有本事就管好自己的人，管不好的放出来害群众，太不义道了

吧？还是留下来害你们自己吧。”

“你要是把他搞出来，那就把我们都搞进去。不能让他坏了我们群众的名声！”

“党员不就是你们的崽么？你们来一个开除，脱离父子关系，以后不承担责任了？你们说执政为民，到头来就是赖账，就是躲奸，就是甩包袱呵？”

“口是心非，说一套做一套，才见过你们这号人！”

.....

贺乡长这一天还没进村，被几个村民堵在路口，听到这一堆七嘴八舌，额上冒出了大汗。他现在就是浑身长嘴，也没法说清整理党务的必要，没法让这些以前多次告状的受害者，被四海偷过树、偷过谷、偷过鸡鸭的乡亲，相信这正是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他也没法让一位妇人相信他的好心，不再把唾沫星子射过来。

他面红耳赤，结结巴巴，只好跨上摩托溜之大吉，一不小心，栽入路边的乱刺蓬，飞出去的手机也摔成几块。他爬起来时咬牙切齿，冲着随行的小秘书大骂：“你要搞死我呵？”

这句话好像骂得没什么道理。

“捉起来没见卵子，放下去又要爬背。什么东西！”他又骂了一句，意思更加难以理解了。

乡村英文

玉梅是一个热心女人，与左邻右舍处得很热闹。她家门前有一水泥坪，遇到邻家的金花来借坪晒谷，二话没说，满口答应，当下把自家柴垛移开，把落叶和鸡粪扫净，让出一片明净的场地。

她还兴冲冲地忙前忙后，将自家的大堂屋腾空，以便傍晚时就近收谷入门，避开露水和雾气，好第二天再晒。

不料，她不知因何事上火，第二天一大早就立在坪前高声叫骂。先是骂鸡：养不亲的货呵？吃了老娘的谷，还要上灶拉屎怎么的？就不怕老娘扭断你颈根拔你的毛？接着骂狗：你贱不贱？老娘请你来了吗？老娘下了红贴，还是发了轿子？这不是你的地方，你三尺厚的脸皮赖在这里，有本事就死回去发你的瘟呵！最后还骂到树上的鸟：你才是个贼，老不死的贼！你上偷东家的瓜，下偷西家的菜，偷惯了一双爪子还贼喊捉贼。有本

事你就到法院去告，就十八路人马来抓呵。阴计烂肚的，算哪门本事？……

她骂得鸡飞狗跳日月无光。金花听得心疑，脸渐渐拉长了，上前来问：“玉梅，你骂谁呢？”

玉梅没好气地说：“谁心中有鬼，就是骂谁！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人得罪你吧？”

“谁得罪了，谁知道！”

这就等于把话挑明了，把脸撕破了。

金花扭歪了一张脸，咚咚咚大步离去，叫来两三个帮手，一担担地把稻谷搬走。她的尖声也在篱笆那边隐隐传来：“……以为没有她一块坪，我就只能糠拌饭么？神经病，脑膜炎，一大早踩了猪粪吧？”

帮手中的一位，后来私下问玉梅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玉梅开始不说，实在却不过，才道出心中悲愤。原来她早上见天气不错，打算帮妖婆子搬谷入坪摊晒，一心做点好事呵。却发现谷堆上画有暗号，是一些弯弯曲曲的沟痕，顿时就气炸了肺：呸，什么意思呵？留暗号不就是防贼么？留在她家屋里不就是防她么？怕她认出来，居然不写汉字，还写成了英文，就是电视上那种洋字码……你王八蛋呵，也太小看人了！她玉梅别说有吃有穿，就算穷，洋字码，就算讨饭，也不会稀罕你几粒谷吧？

冤仇就这样结下了。金花事后不承认什么暗号，声称对方血口喷人，居然诬她写洋字码，为何不说她写了蝌蚪文呢，写了蚂蚁文和蜘蛛文呢？天地良心，她要是写得了洋文，还会嫁进这个倒霉的八溪峒，还会嫁给一个烂瓦匠，还会黑汗横流地晒谷？……但此事真相已没法澄清，因谷堆已散，谷堆上到底有没有暗号，到底有没有英文，旁人无法证实。

两家断了往来，连鸡鸭也不再互访。一旦它们悄悄越界，必有来自敌方的石块，砸得越界者惊逃四散。一些妇人曾经想从中调解，但怎么也说不通，只能摇头叹气。

据玉梅说，那贼婆子曾经送给她一条花裤，说她个子矮一点，穿着正合身，给她穿算了。她以前还满心欢喜，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：那哪是安什么好心，不就是嘲笑她的个头矮，要当众揭她的疮疤么？

玉梅还说，那贼婆子曾经约她进城去看戏，抢先掏钱给她买了车票和戏票。她以前一直心怀感激，现在也算是想明白了：那哪是什么看戏？不就是要显摆自己有钱，显摆娘家人发了财并且让她沾光，要当众戳她的痛处吗？

.....

往事历历在目，件件滴血，桩桩进泪，眼下都被玉梅想得恍然大悟，反正什么事都往心里堵。而且越是有人来劝和，越给她增加了思前想后和悲愤重温的机会。一听到金花家那边狗叫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那可能是发情的叫，是挨打的叫，是赶山猫或野兔的叫，但在玉梅听来都是狗仗人势，叫得这么猖狂和歹毒，吓白菜呵？她把一条花裤找出来，嚓嚓嚓地剪成碎片，一把碎片朝篱笆那边摔过去。

数日以后，住在山坳里的公公找来了，什么话也不说，要玉梅跟着走一趟。她来到了公公家的谷仓，顺着老人的手看去，发现那里的谷堆表面也有一些弯弯曲曲的沟痕，与她不久前见到的完全一样。谷仓前有两三只地鳖虫，大概是爬过谷堆的，留下沟痕的，已被踩死，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酸腥味。

公公嘟哝了一句，听不太清楚。

但媳妇捂住嘴，愣住了，冒出一张大红脸。

她低着头回了家。打这一天起，她去菜园里锄草，会顺手把金花家的两块地也锄了；去扎稻草人赶鸟，也顺手在金花家的田边戳了一个。去撒谷喂鸡，见邻家的鸡过来了，也不会再次厉声驱赶，让两窝鸡快快活活地啄在一起。

但金花没见到这一切，而且她那张门一直紧闭。玉梅事后才得知，收完稻谷后，金花就外出打工了，去了很远的北方。

第二年，金花没有回来。

第三年，金花还是没有回来。

第四年的一天，人们悄悄传说，可怜的金花回不来了，不久前在一次工厂的火灾中不幸遇难。丈夫怕她婆婆和女儿伤心，还迟迟没有说破。她女儿后来上学时骑的那辆红色跑车，玉梅知道——是用一个女人的赔命钱买的。女儿不知道这个来由，骑车飞驰时经常放声大笑。

夜 生 活

老乐跟着罗会计进城，去县里某机关办一个手续，一同乘电梯来到大楼顶层。一定是罗会计要找乐，坐在那里等人的时候，觉得椅子很无趣，墙壁很无趣，自己的手指头还是无趣，便生出一个坏主意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：老乐坐立不安，朝电梯那边看了看，说刚才那个大盒子被我们搞上

来了，还没搞下去，后面的人怎么上楼呢？罗会计一听，明白对方肯定是头一次乘电梯，便生出几分焦急，说也是，还真是，你想得周到，快去按一个1键，把大盒子放下去，你再从步行梯上来。

老乐很憨厚，照对方的指示速办，气喘吁吁爬上楼时，发现对方正击掌大笑，才明白自己刚才当了一回傻子。

两人办完事，去汽车站乘车回家。一定是老乐想解闷，觉得水壶很平淡，馒头很平淡，手中一把雨伞更是平淡，也生出一个坏主意。他捅了捅罗会计，说车票应该是一个样吧，我看看你的是什么样。他接过罗会计的票，正好靠近检票口，一举票，进去了。可怜罗会计刚回过神来，已被拦在验票口的那一边，又被身后几个乘客拥挤和推搡，急得跳起来大叫，两眼瞪得铜钱大。过了好一阵，气急败坏的他才重新举着一张票，急匆匆登上车来，接受老乐递过去的票钱。

“一个读书人，没买票就想混进来，太不像话吧？”老乐这一次也击掌大笑，高兴自己用不着排队买票，“没钱就找我借么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！”

两人各有所乐，回村后各奔东西，种菜或者喂猪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。入夜，罗会计摇一把蒲扇，在村头村尾转了一圈，想必是睡意尚无，精神正好，得再找点什么玩玩。回想起县城里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，觉得这里白天是青山连青山，晚上是黑山连黑山，几条亘古不变的山脊线真是让人寂寞，忍不住叹出一口气。

他挠了挠头，终于计上心来，邀了几个后生，说老乐今天发了财，买了一双女式袜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得去打鞭炮送恭喜。

后生们最乐意上门起哄，既是礼数周全，又是热闹取乐，还可能赚来烟酒糖果，让夜晚变得比较有滋味。因此，这些年来村里喜事不断大增，或者说贺喜标准一再降低，造成小店里的鞭炮总是供不应求。以前只有生子、建房一类大喜可贺，但眼下任何小喜也不能拉下，考上高中或受到奖励就不用说了，买个摩托车，买个电视机，甚至打一个柜子，也都通通变得意义重大，如同丰功伟业，得全民共庆，总引来各种忙碌和闹腾。

不过，但是，然而——老乐买袜子这事是不是也太小了一点？有些后生的眼里透出困惑的目光。

罗会计瞪大眼，挥一挥手：“笑什么笑？你们知道那是什么袜？卡通的，弹力的，三G的，推荐指数五个星！”

后生们听不懂三G，听不懂五个星。但不懂就对了，眼下凡听不懂的

就时髦，就高贵，听得懂的反倒喊不上价。大概科学技术又有了发展，不但药丸听不懂了，布料听不懂了，如今连一双袜子能 G 了。能 G 的东西，肯定能美容、抗癌、防衰老、降血压、燃烧脂肪、开发智力吧？说不定还能带来买彩票和打麻将的运气吧？

大家想象了一番，惊奇了一番，疑惑了一番，终于觉得袜子确实非同小可。可恶的老乐，平时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拿一根草绳当皮带，拿一个塑料袋当雨伞，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家伙，如今也大举奢侈和腐败，居然还想瞒天过海混过去？是可忍孰不可忍也，大家凑钱买下鞭炮，兴冲冲一路吆喝杀向老乐，暗含一种同仇敌忾的意味，一种要富就要大家共同富裕因此断不容擅自独行的意味。

接下来，哪一家狗叫了，灯亮了，门开了，老乐探出头，在火光四射和硝烟弥漫中睁开迷糊的双眼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待得知众人来意，才咬牙切齿地一跺脚，“你们无聊不无聊？歹毒不歹毒？魔障不魔障？你们放什么鞭炮？你们想抄家灭门就扛刀来呵，要拆屋就开推土机来呵……”

但骂归骂，吵归吵，既然贺客们已经进了屋，已经入了座，鞭炮也没法打包退货，东家纵是悲愤满腔，伸手也不能打笑脸人的，只好暂时接受隆重的喜庆。他老乐确实买了袜子，能 G 的袜子，一双不寻常的袜子，属于超前消费，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不能不有所表示。花钱换体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不过，他这一天实在毫无准备，家里既无酒，也无猪肉和鸡蛋，在橱柜里找了好一阵，只找到几斤面条，本是留给外婆的。老乐一咬牙，只好挥挥手，让老婆去灶下生火。

片刻之后，屋里热气腾腾，碗筷叮叮当当，还有嘴巴和嘴巴嗖嗖的吸面气息此起彼伏。后生们吃得兴起，高声大气地又要酱，又要汤，又要辣椒，又要葱花，催得主妇团团转，撞倒一张椅子，差点摔了一跤。

好，很好，这个夜晚算是比较有意思了。

“喂，三贵家昨天还装了一个电视卫星锅。”

“金河爹前天还买了一只喷雾器。”

“我听说，志文婶说要去买一条围裙的。”

食客们纷纷提供最新情报，挑选下一个祝贺对象。至于是否要确定统一的接待标准，也进入了他们复杂的协商和权衡过程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又响起鞭炮声，大概是消息传开，又一拨后生从夜色中涌出，也来老乐家凑热闹了。

……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已经端出最后一碗面条了，已经听到空勺子

刮锅的声音了。不用说，听到新一轮鞭炮声，老乐面色惨白，忙从后门溜出，是去告借，还是逃难，还是魂飞魄散时走错了道，意思不大明白。倒是主妇还淡定，端一大汤锅，噤噤噤冲出厨房，冲着众人往大桌上狠狠一顿：“好，来得好！不就是为了这个死尸吗？你们都不要走，都不要客气，今天非吃了它不可！”

大家朝锅里一看，发现面汤中只有一双袜子，顿时再一次哄堂大笑，没注意主妇揪住鼻子，泪光闪动，匆匆跑开去。

咆哮体

他是一傻子，一流浪哥，经常蓬头垢面和破衣烂衫，身上还冒出一股酸臭。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不知什么时候去了，没一个定准。他上桌吃饭，东家给多少，他就吃多少，自己从不叫饿或者添饭。他上床睡觉，东家给多少，他就盖多少，自己曲着一条干枯的背脊从不动弹，似乎对冷热毫无感觉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傻子据说能通神，在屋檐下插上几根香，嘴里便念念有辞。如来佛祖，玉皇大帝，武圣关公，土地菩萨……所有的神圣名号都喊上一遍以后，他闭上眼，垂下头，放出一个屁，冒出一个嗝，右手里一根木棍不停地跳动，大概就附体神灵了。

人们可以求他帮助排解一些人生难题，但须习惯他的凶狠，因为他每次回答，都瞪大眼睛，咬紧牙关，面目狰狞，凶巴巴的高声大气，整个一个咆哮体，似乎问话者都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。特别是人家若问神圣何来，想查验一下他的身份，他对这种存疑必定不快，更是破口大骂：“你一根臊毛出裤裆呵？……”

他手中木棒猛击门槛，发出震天的巨响——“响佬”这个绰号，咆哮体的含义，想必就是这么来的。

当然，来人在请教之前，得如实报上自己的八字和属地，包括本村各位神灵的名号，城隍是谁、土地是谁、灵官是谁，相当于县、乡、村三级的干部列席，以便傻子总揽全局，协调各方，找准问题，现场办公。一般来说，他不测字，不算命，也不会掐阴阳，只是对有些往事比较计较和生气。翻白眼的时候，或斜视路边一只小鸡的时候，他能大声吼叫出各种历史真相：你多年前有一兄弟死在外边未曾收尸，你狠不狠心？咚咚。你上个月偷了老乐家的一只鸭，在坡上烧熟了下酒，不怕烂手烂脚，不怕烂肠

子烂肚？咚咚咚。你无聊不无聊，丧德不丧德，一泡屎屙在人家祖坟上，如今胯裆里长疔疮算什么？你吃药也是白吃，打针也是白打，不痛上两个月不行的！那天一个穿白衣的人坐船来，就是搭救你的贵人，你瞎了眼呵……

他吼得很多来人大惊失色，不知那些重要机密，包括一些不堪之事，连老婆也不知情的，连父母也蒙在鼓里的，甚至自己都忘记了或不知道的，如何竟被一个外乡傻子了如指掌并且喊得天下周知。

有些人不敢惹他，当然是一些有大机密的人，见他来了就躲得远远，根本不敢前去撞枪口。有人甚至想坏他的名声，曾报上一头牛的生辰八字，却问这位牛栏里的舅舅为何最近总是同儿媳吵架。

“妖怪！”傻子啐了一口。

“你……你说呵，说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大妖怪！”他操起棍子就打。

他跳起来，追打得来人抱头鼠窜，直到那家伙再也不敢骗他。

这一次，是建华一个妹妹在外打工，几个月竟杳无音信，怎么打电话也无人接，两度派人去也找不到，连警察接到报案以后也一筹莫展，只是含糊其辞，说等一等再说，等一等再说。建华本来是最不相信神鬼的，身为学校教师，讲得了数理化，玩得了电脑，一直把傻子当成笑料。但这一次病笃乱投医，他被父母骂急了，被左邻右舍劝得多了，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蹲在咆哮哥面前。

傻子坐在门槛上听说事由，翻了个白眼，吐出一口痰，用木棍在地上划了一个圈，然后打出一个呵欠，睡了过去。
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面面相觑，不得其解。

过一阵，傻子醒过来了，见书生还在眼前，便用木棍在地上敲了三下，气呼呼地瞪大双眼。

这个意思更难明白。

“对不起，小弟愚昧，不解神意。”建华继续献上笑脸，往对方衣袋里再塞了两个咸鸭蛋，“还请大仙进一步指点迷津。”

“你去戴眼镜呵，你去喝牛奶吃蛋糕呵！”傻子不耐烦地放口咆哮，“人家睡在桐梓岭下，饿了几十年，冻了几十年，不找你，找哪个？”

这下算是听出点意思了。桐梓岭？他是说桐梓岭。但桐梓岭下只有一片包谷地，有些杂树林和小水沟，能藏有什么故事？建华立刻带上锄头去那里翻刨，看能不能找出什么坟石、什么灶砖、什么老树根、什么蛇洞或